

死去的玫瑰

20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精选·亚、非、澳卷

死去的玫瑰

怀特等著

白焯·阎纲·张韧·吴宗蕙 编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编者例言

1. 为了给我国文学读者了解世界二十世纪以来中篇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艺术参照，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世界中篇小说佳作中，选编了这套《当代外国著名中篇小说选》。

2. 《当代外国著名中篇小说选》共有五卷：《尘世间》为苏联、东欧作品卷；《假面舞会》为南欧、北欧作品卷；《湖畔恋情》为英、美作品卷；《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为拉美作品卷；《死去的玫瑰》为亚、非作品卷。

3. 本选本除个别篇章为本世纪早期作品外，绝大部分作品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注意了近一、二十年以来新作中的佳构；在选收名家名作的同时，还顾及了不同的文学流派和创作倾向，以使选本更具当代性、代表性和多样性。

4. 我们力求选收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家，别的选本中常见的篇目尽量避免重复，而另选同一国家同一作家

的其他力作。有些作家作品声名虽欠显赫，但确实精采别致，我们也酌情选收。

5. 为便于读者了解作家与作品，每篇作品之后，均附有简明的作者介绍和作品短评，短评属编者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6.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一些外国文学专家和作品译者的热情帮助；原《世界文学》主编、画家高莽为本书精心绘制了作家肖像；在出版过程中又得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鼎力支持，谨此以表谢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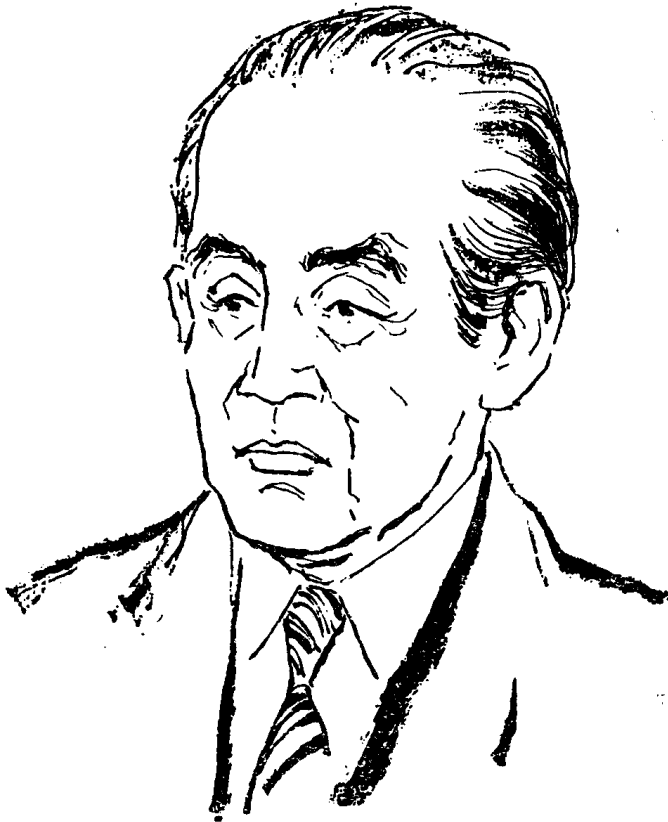
1990年10月

目 录

【日本】井上靖	1
斗牛	1
井上靖与《斗牛》	57
【日本】三好彻	59
圣少女	59
三好彻与《圣少女》	117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	119
钱镜	119
钱达尔与《钱镜》	227
【澳大利亚】帕特里克·怀特	229
死去的玫瑰	229
怀特与《死去的玫瑰》	300
【黎巴嫩】米哈依尔·努埃曼	303
相会	303
努埃曼与《相会》	355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	357
尊敬的阁下	357

斗牛

〔日本〕井上靖



从明春一月二十日起在阪神^①球场举行三天斗牛赛的通告，以显著地位刊登在《大阪新晚报》上，是二十一年^②十二月中旬的事。那天，刊登这篇通告的清样一打好，编辑部主任津上就拿起一张往衣袋里一揣，然后会同孤零零久候在寒气袭人的会客室的田代，走上下午的街头。两三天来，天气彻底转冷，给人以寒冬腊月的感觉，凛冽的北风不时扫过地面吹来。田代从津上手中接过那张清样，定睛凝视着，心中暗想：好家伙，总算是登出来了。于是，情不自禁地满脸绽开了笑容，但马上又收敛起来。

“今后就看宣传工作罗，如果不大张旗鼓宣传一番的话……”田代一边迅疾走着，一边把被风吹着的那张清样折成四叠，胡乱往衣袋里一塞，“好啦，有个新问题想同你谈谈。”

田代好象不知道什么是疲倦。一件工作刚结束，紧接着又向新的目标前进了。这次，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发表了斗牛赛的通告，已经筋疲力尽，然而，在田代身上却没有留下半点劳累的痕迹。

“怎么样，可不可以进一步把出场比赛的牛都买下来？一头五万元，老兄，二十二头才一百一十万元，太便宜啦！如果贵报要

① 大阪、神户两个关西地区毗邻城市合在一起的简称。

② 日本现在的年号是“昭和”，如折成公元，在“昭和”年数上加1925即可。这里是1946年。

买，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如果这边有意，我想，W市协会方面是可以谈得通的。”

田代好象专门为了谈这件事，才不远千里从四国来到此地似的，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说着。比赛结束后，是可以立刻把二十二头牛脱手的；然而，如果觉得暂时把钱闲置一下也无妨，当然把牛抓在手里，观望一个时期也未尝不可。总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从四国弄出这二十二头牛来，不能因为比赛结束，就厚着脸皮把它运回去，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花一百一十万元买进来的牛，只要运到阪神，转眼工夫就可以卖一百五、六十万元。如果把牛宰掉卖肉，虽然稍许费点事，但二百万元大概是十拿九稳的。这就是田代的如意算盘。

田代是肩宽腰圆、粗壮结实的中等身材，整个身子都裹在老大厚重的皮大衣中，手里提个粗纹鳄鱼皮手提包，虽然有些陈旧，却也是最近时兴的一件贵重用品。通往御堂筋^①只有废墟上一条寥无人迹的马路，田代走在这条路上，唯恐迎面吹来的寒风扰乱了谈话的声浪，因而略停脚步，仰脸望着顾长的津上讲话。

津上尽管也在哼哼哈哈地颌首听着，但压根儿就无心理会这件事。对于创办资金仅只十九万五千元区区财产的报社来说，主办这次斗牛，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是拿报社的前途进行赌博，是远非报社能力所及的一件大事。为了筹措这次斗牛赛的经费，已经搞得焦头烂额，在目前这样一种财政情况下，说什么把比赛的牛全部买下来，简直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报社创办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已经一年了，骨干由在这个国家素有两大报之一之称的B报社职员组成，从排字到印刷、照相、联络，事事全部依靠B报社。因此，社会上总以为和B报社同属一个资金系统，是所谓它的子公司。且不论表面情况如何，从实际经营来说，还是截

① 大阪闹区地名。

然分开的。老奸巨猾的演出公司经理田代，这次签合同，对《大阪新晚报》社的经济情况无疑是翻来复去进行过调查的，然而，他所以还要投入巨资，不过是对B报社的背景估价过高，以为即使偶然发生意外，也绝不会亏本。从他组织这次斗牛，进而如此郑重其事提出数达一百万余元的大笔交易来看，他对创办仅仅一年的这家小报社是估计过高了。这一方面表明田代有乡巴佬演出公司经理的天真，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那种令人敬而远之的厚脸皮劲头，和既然共事就不遮掩事实真相的企业家气质。

然而，津上对同田代合伙举办这次斗牛赛，并不太感到担惊受怕。在同田代初次见面时，他一眼就看穿了田代那种演出公司经理的狡黠、死皮赖脸和见利忘义等特点。然而，津上觉得同这种人共事还不至于吃亏。只要摸清对方那些应予戒备的性格，他当然可以马上摸得一清二楚，这并不太难。而且，同田代那种全力以赴办事业的纯真态度相比，津上感到自己比他滑头。“我说，这回是会赚钱的。”……田代讲这句话时的神情，同他斩钉截铁说出每个字的语气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是那样的迷离恍惚。他仿佛在遥望着远方，两眼紧盯着天边一角，然后再缓缓上移。好象有一朵只有他才能看得见的什么神秘之花，从远处召唤着他的心。此时此地，田代早把金钱得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津上就象玩赏一件摆设那样，冷酷无情地观察着这位不计较盈亏的演出公司经理的痴呆般的表情，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经麻木不仁了。于是，他说：“假如敝社不买……”

“有一个人倒是想买哩。”田代急切地插嘴说，“现在敢劳大驾走一趟就是为了这个，请您同他见见面。为了防备贵报不买，我已经另外找了个对象。和贵报合伙买也可以，即使同这件事丝毫无关，他也会出力帮忙的。他的名字是冈部弥太，不认识吧？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哩。”

田代说他了不起，津上却要打个问号。津上为了照顾田代的

情面，决定今天奉陪到底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公布了报社通告，他感到松了一口气，难得今天一身轻快。

“是位同乡的老前辈；说是前辈，年纪比我还稍稍年轻些，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啊。他是阪神工业公司总经理，另外还开几家公司。原籍伊予^①的人当中，现在无论如何要数冈部先生是名列第一的人物了。”

田代畅所欲言后，就稍稍起着身子，迈着大步走去。

田代舍松拿着那张印有“梅若演出公司经理”这个奇怪头衔的大型名片，第一次出现在津上的西官家中，大约是两个月以前的事。凡是因报社公事来访，津上一向不在家中接待。但是，那天刚巧头天晚上，在是否分手的老问题上，同笑子^②足足折腾了一夜。为了避开笑子那一对既可理解为爱情，也可理解为憎恨的沉闷而又冰冷的眼睛，那天早晨他反而盼望有个来客光临。

田代一如名片上的头衔，是个道地的土包子演出公司经理。他精力充沛，红光满面，嗓音雄浑洪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轻，但也年过半百了。他身穿茶色手织毛呢双排扣西服上衣和宽格衬衫，这些都是二十来岁小青年的花哨打扮。粗大的手指上戴着一对银戒指，浑身上下只有那条极薄的黑围巾显得寒酸，进入屋内，也不知因为什么，照旧围在脖子上。

来访的目的是游说斗牛赛。他首先概略地介绍了一下斗牛的由来和沿革，说明在日本只有伊予地方W市一地举办这种比赛，接着表明，向全国各地介绍家乡传统的斗牛赛是他的毕生愿望。介绍时，他不时操着报幕员的腔调，而且富于表情变化。

“我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经纪人，但是搞这个斗牛，我并不把它当作一笔生意。要想发大财，尽可以在别的方面打主意。

① 今爱媛县，在四国西北部。

② 日文为咲子，现根据咲字的汉语读音，译为笑子。

这三十年，我所以一手承办没有多大意思的地方小戏和浪花调^①，跑遍了整个四国，说实在的，就是为了想有朝一日能把斗牛拉到东京、大阪的大舞台上！”

嘴里说斗牛不是做生意，却口口声声强调没有比斗牛再赚钱的买卖了。

津上任凭田代在那里如同演戏似地砸嘴弄舌，自己却叼支烟斗，把视线投向小院一隅的山茶花残株上去。那眼光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同这种人周旋，是津上每天的一项工作。对付这种局面，津上经常是一面带搭不理地听着，一面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与此无关的心事中去。这，多数情况下是异常孤独的。而那讲话的人，本来如同虚掷鱼权于大海中，全无半点反响，但听到津上偶尔发出两三句敷衍应酬的话，以为很与自己意愿相符，便产生如下一种奇妙的错觉：敢情津上还在认真倾听自己讲话哩。

津上愈是心不在焉，田代就愈加滔滔不绝。

“一提起斗牛，外行人就认为它无聊已极，这是不对的。因为当地人自古以来，斗牛时总赌输赢，所以人们才有了这样的看法……”

田代说到这里，津上情不自禁地问：“还赌输赢？”

据田代说，W市每年举行三次斗牛，即使现在，几乎所有的观众每次都要赌输赢。田代这些说明，在一直漫不经心听他讲话的津上心上，倏然曲曲折折地出现了奇妙的联想，就象电影的一个镜头，在津上的头脑中极其自然地浮现出如下的场景：类似阪神球场或香栢园球场那样的现代化大看台，在场地中央竹栅栏中比赛的活物，观赏的观众，高音喇叭，成捆的钞票，万头钻动的人海。这是一幅混乱、冷冰冰但又有分量的画面。后来田代又说了些什么，津上再没正经去听。津上在心里琢磨：赌输赢这件事

① 一种以三弦伴奏的说唱故事。

还可以干。就是在大阪、神户这样的大城市，也会象W市那样，所有观众都会来赌输赢的。如果说日本人在战后还有什么生机的话，恐怕也就是诸如此类的事了。假如有什么东西还可以用来赌一下输赢，即使不大肆渲染，人们也会聚集在一起赌起来的。因此，把几万观众聚集在四周全是空袭烧毁的废墟的球场，让他们为斗牛赌输赢，是可能有赚头的。棒球和橄榄球虽然正在逐步恢复，但想恢复往年那种轰动一时的盛况，恐怕还得两三年时间。当前，充其量不过是玩玩斗牛的时代而已。作为报社的一项活动，在阪神地区举办首次斗牛决不算坏。作为《大阪新晚报》社的事业，眼下恐怕干这件事最合适了。

这件事使津上此时也闪露着如同笑子难以同他一刀两断的那种冰冷，却还保持象是灼炽、放荡、水汪汪的眼光。于是，津上站了起来，用和刚才截然不同的口吻明确表示：“让我再考虑考虑，这件事也许可以干。”

大约三十分钟后，田代告辞了。室内顿时变得冷清了，津上发现自己有些兴奋。他又和平时着手新计划那样，长时间闷声不响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此刻，他反而希望独自一人呆着。

笑子开口说话才打破了室内的一片岑寂：

“这倒象是能鼓起你干劲的一件工作呢。”

她和刚才田代在时一样，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头闪动着寒光闪闪的毛线针。

“为什么？”

“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你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你就是这种人。”笑子抬头冷眼瞥了津上一眼，用既不是责备也不是叹息的口吻说：“你是有赌徒性格的一面的。”

事实上，在津上的性格中的确存在着可以称之为赌徒的一面的。

津上作为B报社出类拔萃的一名社会部记者，没出什么大差

错地干了三年无论谁干都不免失败的棘手的社会部副主任。他裤线一贯笔直，无论待人接物还是处理问题都相当敏捷，能干得有时甚至令人感到冷酷无情。无论怎样粗俗的事件，他都能够巧妙地在版面上处理得很雅致。当然，新闻界是吹毛求疵的，就连津上这样的人也是有冤家对头的。例如，说他用钱不当咧，高傲咧，自私自利咧，讲究打扮咧，文学青年咧，等等。当然这些指责也有讲对了的一面，但正是他身上的这些缺点，反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与过去社会部记者迥然不同的文雅气氛。

战争结束后，作为合理解决大量人浮于事的一种对策，B报社另外创办了印刷厂和晚报社，把相当一部分职工调到这些附属单位去了。当时，津上是第一个被提名做晚报编辑部主任的。三十七岁就做编辑部主任，令人感到有些不大相称，但在当时接二连三创刊一大批晚报的情况下，具备创新才能，并能够与之竞争，最后取得胜利，除了津上，还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同时，也还考虑到报社社长尾本是个电影界出身的人，在气派方面倒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但办报却是个十足的外行，在他下面必须配备一个既能主持编辑工作，又能在经营管理上起骨干作用的人，而这个人首先必须是个名副其实的踏踏实实的人物。在这方面，津上那种处处无懈可击、圆满周到的性格，在报社留下的印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津上就任《大阪新晚报》编辑部主任后，首先大胆采取横排的新颖版面，读者对象也明确规定为城市知识分子的公司职员，同时，以文化娱乐相标榜，无论在写稿、采访和编排等方面，都突出了讽刺、诙谐和机智。应当说，津上这种办新型晚报的作法基本上是收到了成效的。新晚报作为别具一格的报纸，受到了京阪神地区①公司职员和学生的欢迎，街头零售一下子就被抢购一

① 京，即京都，阪神见前注，都是日本关西地方的大城市。

空。对于熟悉战前那种庸俗低劣报纸的读者来说，确实具有清新的魅力。战争结束后重登讲坛的京都一家大学法学院的年轻教授，在该校学报短评中指出，《大阪新晚报》是具有知识分子赌徒倾向的一种报纸，在某种程度上恐怕还是击中了要害的。的确，假如是位敏感的诗人，一定会指出这份受城市青年知识分子欢迎的晚报，总有些冷漠、空虚和孤独的影子。这也正是该报编辑负责人津上私下具有的性格。从战前开始就同津上时而同居时而分手，而至今还在嚷着要分道扬镳，但仍然保持不明不白关系长达三年之久的笑子，对此是了如指掌的。

“旁人还不知道你狡猾、堕落和赌徒性格的一面。也只有我，我一个人晓得。”

每逢笑子高兴时就要说这些，她把这些作为对津上爱情的印证，两眼闪烁着炯炯光芒。同样一句话根据不同情况，有时也是对情人的冷嘲热讽。

津上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疏散到故乡鸟取，至今未归。笑子的丈夫本来是津上的大学同学，死在战场，至今还没送回骨灰。两人是从战争期间开始交往，战后继续混在一起，没作最后解决。报社那些嗅觉灵敏的人至今尚未察觉，笑子有时也想到这正是津上狡猾的地方。

笑子在接到丈夫阵亡内部通知大约一年后，才开始同津上接触。她为了请教自己前途之类的事，时常去找津上。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津上刚从报社比笑子早一步进入家中。津上家对笑子来说是熟门熟路，她径直来到游廊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津上那副慵倦的姿态：一身外出刚进门的装束，帽子歪在脑门后，斜靠在藤椅上，嘴唇紧贴着威士忌酒杯。

津上一眼看见笑子，立即端端正正站了起来，整了整西服上衣，又恢复了平日的庄重。那久已忘却的热情，又在笑子周身沸腾起来。筋疲力尽地颓然坐在那儿的津上，那身影是孤独的，别

具一番刺激笑子官能的神秘情韵。就是两人有了交往后，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笑子也还是喜欢津上这种不为人们所理解、象是某个地方腐蚀而射出磷光似的孤独灵魂。

津上的爱情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炽热爱情，总是在什么地方还没有彻底燃烧起来。即使笑子把整个身子都紧偎在津上怀中，她还是感到在两人中间存在着无法填补的缝隙。津上经常提防，不让年已三十的笑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沉溺于陶醉之中。这不是爱人的姿态，当然也不是干脆把笑子遗弃在路旁的态度，而是置身局外，冷眼旁观，因此也就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冷血动物的态度。

津上那颗心是如此冷酷，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办。笑子接触到津上这颗心，心里就要浮现出“坏蛋”这句话来。但是，这坏蛋那双无情的眼睛，却也在寻觅尽情的陶醉。笑子对此是了如指掌的。正因为这双狂暴、桀骜不驯和哀怨的眼睛，她才如醉如痴地爱着他。当她知道自己无法使这一对眼睛陶醉时，她的爱情也就立刻化为沉浸在悲感中的憎恶了。

津上所以被演出公司经理田代牵着鼻子，拚命想咬一口他抛过来的诱饵，与其说是出自新闻记者的直观，还不如说是因为津上那双还未曾陶醉过的眼睛，也想体验一下与自己格格不入、带有点反抗气息的陶醉。用笑子的话来说，这就是隐藏在津上身上某个地方的赌徒性格。

在田代向津上提出斗牛的第二天，在四桥那所没有烧光而整修一新的《大阪新晚报》社办公楼中，召开了干部会。参加会议的除津上外，还有社长尾本、编排主任①K、报道部长S以及田代。社长尾本一马当先赞成举办斗牛赛的计划：

① 日本报社在总编室设有编排部，负责版面安排，主任有权撤稿。

“这可太有意思了，一定要采取由本社主办，W市和斗牛协会支援的形式。一天以五万计算，三天就有十五万人来看啰。这好比把西班牙斗牛邀请到日本来比赛，一定得热热闹闹搞它一下。”

脑满肠肥的尾本就象一头虚弱的斗牛那样，一高兴起来就有个大喊大叫似的放大喉咙讲话的毛病。他本来是穷乡僻壤的影院老板，凭本事挣到了今天这个局面。正因为如此，尾本一搞起工作来是既有胆识也有度量，事事都根据直观处理。既然尾本和津上已经同意，当然不会有人对这个计划再提出什么异议了。计划迅速通过，并决定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把每年一月一日在W市和S神社的比赛，移到以现代化大体育场驰名阪神的二大球场中的一处举行；为了争取W市市政当局和斗牛协会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协助，加强同他们的联系；比赛日期，由于季节性关系，定在不进行室外体育活动的一月下旬的三天；收支差额由报社和梅若演出公司平均负担，也就是说，报社和田代各负盈亏的一半；比赛自始至终用《大阪新晚报》社单独主办的名义，不得公开打出梅若演出公司的招牌；比赛全部结束后进行结算，在这以前的支出中，田代负担租牛费和把牛运到球场为止的一切开销；运抵球场后包括选场地、筹备、宣传等费用概由报社负责。当天晚上，尾本和津上在京都一家日本式餐厅宴请田代。第二天晚上，田代在大阪黑市的一家烤牛肉馆回请报社几名负责人开怀畅饮。

“这倒不是图什么吉利，为了表示我们靠牛吃饭，虽然有点怠慢，请各位吃顿烤牛肉了。”

田代兴高采烈。酒过三巡，田代用手掌抹抹他那油光滑亮的面孔，呵着腰替尾本和津上斟酒说：把牛运到神户后，最好给它们披上鲜艳夺目的饰布^①，从神户大街浩浩荡荡游行到西宫，第

① 日本摔跤运动员和马戏团驯兽等围在前身的一种装饰品，上面绘有色彩鲜艳的图案。

二天再在大阪搞一次牛队游行，痛痛快快地热闹一番。田代这时的表情，在津上看来就象一个孩子。

乘着田代去厕所的当儿，酒酣耳热地一直跟着大家乱哄的尾本，分外严肃地对津上说：

“卖掉入场券前需要垫付的那笔钱，现在倒是个问题，我算了一下，约莫一百万元。”

“是啊，恐怕得这些。”

“怎么办呢？”

“总会有办法吧。”

“有把握吗？”

“一切宣传工作都同广告结合在一起搞，租场地的费用想办法交涉一下，争取以后付款。只是修建场地和搭牛棚总得二、三十万元吧。”

“一下子凑不齐三十万啊。”

“呃，包在我身上了。”

实际上，津上也是心中无数的，万一出了差错就预售入场券，先用这笔钱应付一下门面。目前，津上与其说是对这类事，还不如说他对田代拟议的二十多头牛的“诸侯朝见”^①更加兴趣百倍。既能发消息，又能登照片，至少也是街谈巷议的重要新闻。津上在他那因混着喝白酒和威士忌而弄得有些头昏脑胀的神经末梢中，如数家珍似地反复出现这副美妙情景。

翌日，津上立即在报社成立了斗牛赛筹备小组，并任命虽然不善于舞文弄墨却擅长交际的T和缺乏行动能力而点子颇多的M，以及报道部的几名年轻人作委员。

距离比赛日期的一月下旬只有两个月了。通知最迟也得在一

① 原文为“大名行列”。大名即日本德川幕府时的诸侯；行列为诸侯赴江户朝见将军时的出行仪式。队伍浩浩荡荡，大摆威风。